







卷之三

石泉集

卷之三

石泉集

卷之三

欽定四庫全書

石鼓論語問答

提要

臣等謹案石鼓論語問答三卷宋戴溪撰溪有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已著錄是書卷首有寶慶元年許復道序稱淳熙丙午丁未間溪領石鼓書院山長與湘中諸生集所聞而為此書朱子嘗一見之以為近道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與序相符其書詮釋義理持論確正而考據間有疎舛如解縕衣烹裹節先加

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裏上加褐  
衣褐衣之上加朝服其說本於崔靈恩不為  
無據然詩羔裘篇孔疏謂玉藻君衣狐白裘  
錦衣以褐之入云以帛裹布非禮也鄭註云  
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之下  
即以錦衣為褐即是以帛裹布故知中衣在  
褐衣之上其文甚明溪蓋未之深考人解吉  
月必朝服而朝節謂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  
於東門之外不必依鄭註改端為冕蓋稱端  
者通冠冕言之其說亦據樂記端冕而聽古  
樂

樂鄭註端為元衣孔疏端為元冕凡冕服皆  
其制正幅故稱端也然玉藻天子元端而朝  
日於東門之外與下文元端而居對舉見異  
故朝日元冕即不得通稱元端此鄭所以決  
子曰方冕之誤為端溪亦失考也然訓詁義理說經  
人不知者向別兩家各有所長未可偏廢溪能研究  
經意開發微言於學者不為無補正不必以  
名物典故相繩矣乾隆五十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校官臣陸費墀

卷之二  
石鼓論語問答卷上

欽定四庫全書

石鼓論語問答卷上

林子平著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人之學問內外相為消長故無所得於中者必有求於外求而得則善不得則怒此相應之理也若隱然自得既說且樂宜乎其不慍也蓋玩味義理愈久愈出自是一般好意思來解謂當其可之謂時非也此

時只是常常玩習令意思不間斷有朋自遠方來來解以為人見吾學力之至皆不憚遠而歸之所以樂却非也如此是要人知己若要人知己便樂則人不知己如何不愠兼人知己如何會樂樂自是胸次中事油然生於其中要勉強不得人便富貴之極亦只是自喜如何會樂惟是性分中方始言得樂字孟子所謂王天下不與存焉者是也有朋自遠方來者是得天下之賢者相與共學彼此相發明有不容言之妙此其為樂也至矣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

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夫孝弟與作亂相去極懸絕人若未能孝弟何至便作亂有子乃合而言之若非見得人心親切何以有此語夫大聲疾語者必非孝子順孫而孝弟之人必下氣怡色古人以好勇鬪狠為不孝謂為孝子者在醜夷不爭蓋人若孝弟其聲氣容色自別若不孝子弟必好陵其上之人好陵其上之人則忿爭之心不客但已便有作亂之理蓋世間有一般人好與人爭競此其剛強忿戾生於中而不自能制人若有剛

強忿戾之心則事事不委曲如何不會犯上禮記論為人子者交遊僚友國人宗族莫不稱其善蓋人纔孝弟發見於外自然不同人人都以為好一不容於父母兄弟便不容於宗族鄉黨去為亂臣賊子者有之矣有子自其心術之微者言之而極其禍福之至也君子日夜所以經營者只此一事譬如下種譬如築基百行萬善惡從此出故有子為之言曰君子所務者本本立則道自生何者為本孝弟者仁之本仁者道之本也未有道不本於仁仁不本於孝弟者也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言令色只是處心不誠實人若不誠萬事皆壞不必說仁便是覺便是剛之類仁也者萬善之總名也人若誠實雖未為學終是不同若資質既薄便難與子為善小則害身大則害人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人之學問若檢點不到一日之間多損少益不忠不信則於己有損不習則於己無益古之學者常自警察只就好處檢點一毫不盡其情者皆不忠不信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千乘之國不易治也聖人說得極易只是自盡者已  
不擾民生事便可為也孟子論王道亦如此蓋聖賢  
之論大抵簡易明白夫而字與以字不同猶溫故而  
知新敦厚以崇禮相似惟敬事故能信事若不敬於  
其初必率略不可行如何信得節用而愛人若不節  
用不免擾民如何愛得人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近有新說云則以學文者以學而文之也此說害理

只上面便是學如何更以學去文之也只依舊說夫  
文質兩字少不得棘子成說文猶質也為子質所病  
但躬行當在先學文當在後學者要知次第耳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  
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人皆謂聖人之門所從事者德行而已而文學蓋不  
亡興焉不知聖人之門不曾廢文學其教門弟子亦曰  
博學於文又曰則以學文德行之外亦有文學之科  
何嘗廢文學也子夏言賢賢事父母事君交朋友之  
外雖曰未學則是猶有學也但子夏反本之論故云

爾子夏在聖門居文學之科及能言及此是其所學  
過人遠矣易色竭力致身言而有信此皆就吾身上  
用功非外面著力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母友不如己  
者過則勿憚改  
外先莊重內先忠信既有所本矣然後可以資益於  
人點檢於己此其為學之次第已若外面輕忽裏面  
不誠實如何問別人身上求益人亦如我何況滿身  
都是過更就何處點檢人須先有根本了始可以遷  
善改過朋友亦只是切磋琢磨增益其所未至爾或

謂母友不如己者若勝己者不肯與我友如之何蓋  
上焉者求友於不勝己則不可若下焉求友於勝己  
何不可之有夫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與  
不若己者處孟子亦曰今之諸侯皆好臣其所放不  
之好臣其所受教蓋樂與不如己者友亦人之常情也  
曾子曰慎宗追遠民德歸厚矣

喪祭之禮薄則信死忘先者衆矣易曰敦艮吉象曰  
敦艮之吉以厚終也欲民之厚當從人倫始人倫之  
至切際者莫重乎喪祭此人心不可磨滅者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

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聖人之德高明廣大所謂川流敦化者子貢不言也止曰溫良恭儉讓此五者謙厚之極切與物為親如春風和氣人皆親之不待君子而後識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由此推之當時諸侯卿大夫輕變易其先君之政者多矣夫子兩言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蓋有所見而云非為匹夫單人發此論也周易蠱卦下自初六上至六五雖貴賤不同而為幹父之蠱則一大抵剛健者患其有變更之失柔弱者又患其無幹蠱之才故每貴於得中也或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若秦二世不能改始皇之暴漢昭帝能改武帝之失則二世為賢於昭帝也蓋不然聖人固曰無改於父之道若非道則固當改矣禮記曰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蓋孝子之事親承志諭道之意存沒如一日也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

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知禮記所言禮節民心樂和民聲人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天地同節蓋和是樂之事今有子論禮乃連和與節說若不是見禮樂寶是一理如何說得如此親切蓋天地之間只是有自然之和聖人作禮樂亦只是達此和氣使行於天地之間爾故有子言之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此為美豈可一日無此和也然而小大並由無所差別亦有時而不可行也蓋只知和之為和而不知和之有節則亦不可以行矣故而節者禮之所從始也猶中庸言親親之仁

尊賢之義而繼之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亦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事也而繼之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節者所以制禮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子親與近不同蓋親是親切處近只是密邇於此固近可以至親也有子之意以為信當出於義恭當出於禮若信不出於義則世之小人得不義之言以求一功之信恭不出於禮則脣肩譎笑以足恭為禮矣然使人之為信者盡合於義為恭者盡合於禮夫豈不

善而人未必盡若此自近義而不失親於義者自近禮而不失親於禮者是亦可宗也夫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遜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有子此意蓋得之夫子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古大抵人心無兩用便是聖賢出來撫民物亦不遑寢食一意為民然後天下蒙福蓋此有所重彼有所輕不能兩立也人莫切於身之奉養至於有所不恤則他事更無可累者聖人亦只以此觀人如顏子亦只

說簞食瓢飲居陋巷不改其樂子貢以下便不及此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是至微小事聖人却用此稱子路此亦人之所難能也令人一飽之外更無他念向上求飽生出無數奢侈求安便有無限不好事如此則一生只求了此兩件更無工夫幹別事故學者先要去此心此釋氏所謂麤緣也然後方有工夫理會學問飲食居處都記不得但一心向前做取合做底事連言語亦不暇說就有道之人是止此學其人如此可謂好學之切至者矣顏子一生只如此用工夫爾

子貢曰貧而無誨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貧而無誨富而無驕是得一箇正好平過却未是有學問謂之無過則可爾至於貧而樂富而好禮却是學問是進上一路然亦不可謂之盡善所謂是道也何足以臧之意故子貢因此遂得學問之義云向上有工夫在其所得乃在所問之外夫子因此却又說子貢可語詩人在子貢所答之外師弟之間展轉相

發明如此所以見聖人之善教人而門弟子之善學

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人不知我在我不知人不知我在我不害其為賢我不知人在我則不賢矣此固君子之所患也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中官

天極

星其一

明者太

一常君也或名天極或名

北極或名

北辰或名

太一衆星皆動獨北辰不動王者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似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此一章是聖人論刪詩本旨蓋詩有三千餘篇今聖人刪去十只存一不知聖人因甚刪去許多因甚卻留許多聖人說此三百篇一言斷之曰思無邪只是他發心處元無邪僻咏歌嗟歎譏刺諷諫本只是美意故錄之其他所刪之篇亦有義理不合如所謂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之類是也亦有全篇之義不足取而一兩句可採者間見於他書而全篇刪去是也除此外則所刪之詩其間往往思慮未免有邪僻也人皆云先王之澤在民故民所思無邪發而為詩皆

正若如此詩則三千篇詩皆當聖人何故刪去先王正之澤既衰當時列國自為風俗民生其間安能一盡得如先王之時一時塗歌巷語豈無邪僻人情皆然也然而有一事令毛詩中亦有自敘述其嬉戲之樂諧謔之辭而聖人取焉夫安知其非邪哉然察其本心則有所為而云而非其思之本邪則取之此非聖人而何足以知之若只見其事如此便斷以邪正則常人皆能之不待聖人之刪也東坡亦言今小邪之詩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此誰知其為幽厲之詩者蓋察其辭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係之幽厲而

無疑也察此意者非聖人其誰能之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此章不是言治之本末先後不可紊只是將兩件事來比並爾其今之為政者那是不要整齊只得百姓整齊便事事整齊矣故為政之初便須用出榜曉諭人云某事合當如此若不如此便須有罪此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令有一法不用出榜曉諭別自有道理曉諭得人亦不用治某罪用某罰別自有道理整齊得人須知夫道與齊兩字同而功用各別則

人君自然捨彼取此民免而無恥一時雖整齊下來事事有民到得無恥何事不可做但未敢做爾若有恥且格既格後上面工夫大段做得何事不可為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人皆言聖人天縱之聖不假學力所謂生知之者也夫聖人誠是生知然亦須用行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只是合下見處便與人不同及至行時用功又與人不同故其成功時遂與人不同若生知學雖曰不同至其行處用功一般則其到處亦必一般蓋誠明之

學自有次第便是聖人亦須用學譬如天生物相似雖是極好之物亦須從開花結蕊及至成熟自有时節要快不得王者化天下亦是如此薰陶漸漬合用許多時節但知是下種時與他人不同爾自志學時趨向工夫便別立與不惑又是身分上工夫到得知天命方始論到參天地贊化育事向上去遂與天地一為一矣自別人說便是大而化之與聖而不可知聖人自說又是從心所欲不踰矩自在依本分爾天生聖人亦須用許大功夫方到極至處此顏子早死夫子所以痛憾而歸之於天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孟懿子是孟僖子之子向是孟僖子病不能相禮故其將卒命其子學禮於夫子今孟懿子來問孝聖人告之曰無違其意言無違父子遺訓則足以為孝矣不知孟懿子領聖人之意了不再問又復憤然而去

不能再問也聖人懼其不曉也故退以告樊遲曰生事以禮死葬以禮祭以禮此三箇禮字是乃父之道訓能行此禮便是無違無違便是孝也父母惟其疾之憂當時卿大夫溺於富貴不自愛其身者豈特孟武伯一人但既來問孝則是知世間有孝二字亦可教也故聖人因其身分上教之若子游子夏便不同但就他學問未到處增益他向上一節爾自他人觀之善養亦難然學者不當止此養可能也孝為難孝可能也敬為難如此則養不足謂之孝孝之上更有敬字是大有資級也犬馬皆能有養謂之有養是犬

馬亦有以養之也色難是察於幾微處非有視無形聽無聲之功不足以知此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地不愚人而與其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愚古人以為教然後知困則會長進學者工夫全在問辨上前輩以為一番疑一番進益疑便問問必辨審問明辨便彼此相發明進德之階也若聖人與門弟子功用却不如此起予助我之說是聖人誘進門弟子之機非教學相長之義也顏子只是受得聖人言語言下便領退時却怕用工夫所謂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正是言下用功處也聖人看得顏子親切曰回也不愚又曰回也非助我者皆甚喜之辭也非特喜顏子蓋又自喜其得所授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

注家說人焉瘦哉言觀人始終安所匿其情此一句有病若是人匿其情被我察得出如此却是聖人專教人察人隱匿使人無所逃不是聖人觀人之意蓋此三句統說觀人善惡皆在其中若是好人亦何曾

匿情坦然明白教天下人自看觀着爾所謂人焉瘦哉者言人之善惡不逃我所見爾豈曰人不能匿其情哉孟子亦是此意也至難之事無如知人若知人天下便可治此豈是小事若論知人之法無以過此子三者却與孟子所說不同孟子之說却猶有測度向上人方識得若夫子之說則不論高卑只如此有得仔細便見得人蓋難處是觀與視與察三字上若此三字上有一字箇莽看得不親切便見不得便有錯處要去三字上見得聖人忠厚之意方好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溫故而知新却可以為師  
蓋記問有限義理無窮記問雖多而義理不明雖萬  
卷而無益若溫故而知新雖一言而有補矣知記問  
之不足以為師而後知溫故之可以為師一說溫故  
而知新能自得師矣古人有經師人師之說此說亦  
有意

子曰君子不器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禮記亦  
曰大道不器君子之於道由粗而入精故曰君子不  
器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此一段兩說一云先行是一句以行為先其言然後  
從之一云此說事君之義也先行其言是一句如孟  
子所謂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是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朱解云君子與小人相去本無幾特小人動輒反之  
此固是然少精微君子與小人正在相近處相反所  
謂名相近者實相遠也比與周羣與黨矜與爭和與  
同泰與驕其相近處纔毫釐之間論其相反乃有霄  
壤之遠此君子所以察於毫釐之際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今人不能博學便有說約之意終日危坐有所思索  
曰我將以為道也故才智之士得以訕笑之其病在  
於不學也古人論學與思嘗並說更久一不得便見  
聖人亦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  
學也然學而不思則學自是學我自是我並無交涉  
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將通之  
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說得思極好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見遠識直至後世與異端相為勝負所謂撲之而愈  
盛者不逃此二句却全與孟子功用不同一則是時  
勢不得二亦是力量不及此事只要分明人心有所  
主宰自然不轉移却無口舌爭勝之理只以後世一  
事言之喪祭之禮薄仁人孝子無以塞其意故浮屠  
之說出而乘之仁人孝子始借此以塞其不滿之意  
其咎在於此道之不明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子路却是懷隱情於事師之間亦不是自安自怒  
之人此人剛心勇氣事事要知事事要做只看死生

鬼神之間便是事事要知未之有行唯恐有間便是  
事事要做既是事事要知及至不知處不免強探力  
取測度億中自以為已知矣世間事如何一一強要  
知得古人以致知為學問之首致知在格物若不向  
窮理上用工如何事事自知夫子曰蓋有不知而作  
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知之次也由此言之以不知為知不特子路一人除  
非聖人便是生知若以下更有學知亦有困而知之  
者不知而欲強知是無時而可知也若自以為不知  
求所以知之則有時而知之矣此聖人誨子路致知

之道也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  
殆填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大率人多言多過多做多失然而有合行合言處只  
要得十分審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已是仔細揀擇  
了其既闕之餘又戒謹以言之戒謹以行之可謂仔  
細之至者矣然而又敢謂保其無過直曰寡尤寡悔  
信矣夫人無過之難也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人如何便到無悔尤地但寡尤悔已自大段謹篤  
實言行無偽然而子張學干祿聖人却如此答之蓋

未能無過自是有咎安有得祿之理其得者自是僥  
倖若無過咎雖未便得祿然亦有可得之理所謂祿  
在其中亦必可有必有也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者非謂人爵從天爵也從之為言任之也詩  
言于祿豈弟古人亦嘗有此說故子張以是為急學  
字與樊遲請學稼同意却不是泛然問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錯如錯諸地之錯謂舉正直而錯之羣枉之上以明  
示百姓則民服矣人君之服民只有兩事修己用人

而已故又曰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詳觀所解似未精純季康子非是竊權於己欲民之  
權歸季世執國柄民歸之久矣大抵權臣竊民不是  
威力便是姑息久之必自解散季氏之民散於陪臣  
矣季康子亦知上世之得以得民者非其道也故慨  
然有感於中敬忠勸三字亦不是尋常泛問蓋季康  
子問弟子好學與冉求仲由大臣事其於聖門畧知  
尊向矣大抵要斯民尊君親上改過遷善當於人心

上用功欲用功於人心者當於自己身分上用功此簡易長久之道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為字猶中庸人不可為道之為凡建立條教號令賞罰之類皆為政也為此言者亦是當時卿大夫若季孟陽虎輩非學者問聖人事也却不知修身齊家時其為政也勤矣非無所為也亦非不為也但異乎人之為之爾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軶其何

以行之哉

人在天地間羣必爭爭必亂所可恃者信而已人而無信見利則奪有便則逝雖一日亦往不得一步亦行不得故夫子又曰民無信不立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唐書鄭虔傳稱鄭相如言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其論說後來禍福如響乃知後世人如此子張此一句蓋不特後人如此說子張之意其問亦如此所謂十世可知者泛然問及不借他事便是

要問及後來事爾夫知來之事聖人於易拳拳言之然豈是教學者事此如子路問事鬼神并死相似然聖人却答他不知不得蓋彼所問不指名何事所謂十世可知者不知前十世後十世人不知是治亂者興衰是變更不可指一名以為名也故聖人因其所問而教之其意以為今所可知者只是禮若論禮之損益前十世如夏商可知也後十世如繼周者亦可知也所謂夏禮吾能言之之類是也典章文物因革損益是儒者合講底事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詣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大抵說言患在牽強附合若此兩段合當相連說但朱解說得支離意不出非其鬼而祭詣也則非其鬼者固不當祭也然人亦所憚於此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是也惟勇於義者能斷然不疑若知其義之當為而依違不改是無勇也此兩段是聖人有所為言之也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前輩嘗論以足蹙路馬有誅齒路馬有誅君臣之分信嚴矣何至所謂如此蓋聖人之意深矣平居無事

之時習其臣子敬戒之心使見君之馬而不敢易焉等而上之君何啻如天之尊臣何啻如地之卑以此坊民民惡有犯其上者由此事觀之先王所以為是禮樂之等者皆所以習臣子敬戒之心也故亂臣賊子必先變易禮樂而後敢動於惡若季氏八佾之舞是也夫人所以不為不義者謂其不忍為也若一旦至於可忍則不復可以人道望之矣尚忍言之哉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奠取於三家之堂

三家者以雍徹則八佾之舞不獨季氏為然聖人獨

罪季氏者季氏實為之首也夫無實之名不稱之禮小人猶受之至於舉他人之名而自有諸已非病狂者不為也身為大夫而詩曰天子穆穆非狂則疵此聖人所以哀之也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詳觀表辭說得甚深奧然經旨自不如此語聖人為季氏發也季氏僭禮壞樂已甚聖人甚傷之既而又曰禮樂亦只是有其位有其德方用得人到得不仁了亦如何用得禮樂正所謂猿狙衣周公之服但見其可笑爾僭竊已甚自取禍患禮樂具在初不緣

此廢壞此聖人愛禮存樂之深意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林放問禮之本聖人答以禮與喪兩字蓋喪禮與他禮別故分別言之今禮記中於論語外別專記喪禮極詳儉與戚却不是禮只就其本言之蓋論其所自生也原只是汙尊杯飲蕡椁土鼓就中制禮以文之原只是哭泣無時哀號躯踊就中制禮便是哭泣之數躯踊之節緣有此禮故其莫至於文反其初而觀之必有裁制損益之道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此一段上面之字極著力若只說夷狄之有君却是諸夏無君矣蓋狄夷有君與諸夏有君不同但夷狄之有君却不如諸夏之無君是夷狄猶有其君也此聖人傷時之極有居夷浮海之歎焉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季氏僭禮聖人甚憂之非憂季氏也憂禮之壞也女弗能救者救季氏所以救禮也人不能救便以此意望之於神傷之之意深望之之意切矣春秋桓公不

書秋冬之意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禮記射義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也是乃所以養之也發的以求辭爵者非懼罰也謙遜卑下不敢當人之養也君子無所爭於此處觀之可也射不爭勝負而爭欲自處於謙遜卑下之地其爭乃如此此可以為君子也與揖讓而升下作一句

蓋既下而升飲也

子夏問曰乃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鴟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序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此一段當細考禮記曰甘愛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如此則是以白喻忠信以采喻禮今子夏之論乃以素喻禮此必有說也子夏所以疑詩人之辭者亦是未曉詩人之言謂巧笑美目若此乃以素為文何也夫素非所以為文也夫子答以繪事後素證素之可以為文也周禮載畫繪之事後素功說者謂

先施色後布素為其漬汙也易漬汙之語不是蓋後素之意雖有采繪之設非用素以間次之則采績不彰論語注云以素分布其間始成藻繪之飾甚哉素之有益於人也推類觀之則反本之論當有所歸子夏因此遂悟得後素之義知聖人制禮之意乃是  
以素飾畫之意則素者為禮而文者非禮也此夫子所以喜之與蓋謂其展轉發明不只就一處上見若只就一事上見得一事亦只是尋常為學者非聖門工夫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禮記載言偃問夫子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與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禮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由此語觀之

夫

闕

孟子謂齊宣王曰「吾欲問之」宣王曰「可」孟子曰「仲尼謂魚樂乎？」宣王曰「不樂」曰「然則魚無所樂也？」宣王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孟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欽定四庫全書

石鼓論語答問卷中

石鼓論語答問卷中  
宋人戴溪撰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  
前輩謂許由只能逃堯不能逃名者形迹俱泯不待有其名而逃矣。善乎范蔚宗之言曰「泰伯伯夷未始有讓也。所謂未始有讓者緣當初不曾是為一讓字。」

做出許多事來當初泰伯伯夷只道是君父之命不可違兄弟與我一也是以去而不立胷中終不勝道讓是好事要去做此所以民無得而稱他本無讓之心安得有讓之名百姓又何緣得知且如韋元成劉愷丁鴻之徒雖未必是勉強矯拂以求名只是他胸中畢竟道是好事有心去做所以欲逃此名不可得被朝廷迫促明有貴讓時也緣此泰伯三以天下讓按史記泰伯知古公欲立季歷而去荆蠻斷髮文身却不曾見他三讓如漢文所謂南鄉讓天下三之類兼泰伯若在此遷延退讓至於再三百姓亦自得

而稱矣明道先生曰三讓者不立一也逃去二也斷髮文身三也此說是若使泰伯當初只是不立不逃去若逃去不斷髮文身亦恐未免有顧戀意思直使斬截得慙地分明當初百姓只見得泰伯若狂惑之為者後世聖人推見至隱便見得泰伯此三事都是他讓天下處所謂三以天下讓者亦是聖人推原周家得天下之本處如王迹起於后稷之意若曰泰伯逆知文王之聖可以得天下而讓焉雖武王牧野時無是心也而況於泰伯乎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

而無禮則絞甚矣禮之功用甚大也聖人專將此去約人歸於中蓋此有防範規矩底特有所持循遵守初學之人不可一日無此一日無此直是不可以立恭與慎與勇與直都是極好資質勞與葸可謂有害於身亂與絞可謂有害於人人有極好資質只緣無禮以節之遂至甚害如此人之為學豈可一日無禮不好資質又不曾學禮其禍豈可勝言哉此四句只是慎而無禮則葸一句難說蓋慎之一字如執圭鞠躬執虛如執盈之類是也此亦自有中禮處若無禮則心志沮喪

血氣清亂亦大有害事處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聖人去家庭上用功只是要去斯民心術上理會大抵事有近厚方能上下相安溫公曰受人恩而不負者為子必孝為臣必忠夫幸恩負義之人必非忠臣孝子而一言一語不相背負者必可以託六尺之孤聖人所以能固結民心患難不相棄者皆自其父兄子弟始若子弟不有父兄夫婦不相存朋友不相保鍥薄如此亦何有於君上蓋一處壞則百處壞矣秦人立法專以離人父兄親戚之愛前輩謂古人立法

勸人為善秦人立法禁人為善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甚矣此身之可畏也凡天下之物可以生之者皆可以殺之一事不謹死者有遺恨古之君子愛護此身如璧玉蓋此身非我所自有未死之前皆不足恃當事事點檢使無一事可恨及其啟手足也奉父母之全體還而歸之使死者有知從父母于九原至此蓋不足恨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同存

遠暴慢近信遠鄙倍有二說其一說己其一說人樂記稱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心中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如此說當稱在己可也中庸稱動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如此說當稱在人可也前輩亦多作在己暴慢說若參考文意却恐不是說在己何故緣斯字說不通若說動容貌斯遠

得暴慢動容貌時如何兼未曾於心術用功難為動  
容貌便遠得暴慢至如正顏色斯近信此說尤說不  
通前輩說有諸己之謂信閑常時不曾信如何正顏  
色便近信莫不相交涉否緣其間有窒礙不通處遂  
不免去上面一字都重說了如動如正固重說得如  
出一字如何重說前輩將脩辭說出辭氣却不知脩  
字與出字大段不同難為如此說曾子之意以為君  
子所貴乎道者為其功用甚大故也道全德備後纔  
動容貌民莫不敬暴慢自遠矣纔正顏色不待號令  
而民之信者過半矣纔出辭氣民莫不從鄙倍自遠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魯直云與人言而面謾豈可寄百里之命其說命字  
與舊說不同舊說謂百里之民命當依此說也人之  
觀人亦於利害者察之耳利害輕而後可以為君子  
平居高論無一事不能一旦遇歲寒萬事瓦解此三  
節只是不負此心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幸而得  
天下皆不為也亦知是不負此心爾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  
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善有力惡亦有力故學者若無力一步亦進不得前輩云曾子此數語極有力茲事事大體重學者無志於斯儘悠悠不妨若出來擔當此事日引月長非大有力量負荷不去譬如重載適遠前面更有無限難阻車馬堅好強力不倦終有必到之理車敝馬羸日未中而稅駕其與未出門等耳古人論學所以貴勇矣所謂大哉王言一哉王心皆遠鄙倍之類也樂記曰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弗與爭矣望其容貌而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其此之謂乎君子之所以用力

於斯道者為其若此故也列得遵豆之事關宗廟尚付之有司則其他事不問可知矣曾子之意不特為孟敬子設使孟氏畧知此說此魯之幸也大抵聖賢憂民之心到死不泯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寶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君子之心自視歉然視天下皆可師之人學問無可止之法但見人皆能而我不能人有我無人寶我虛我且無有尚復與誰校耶昔者吾友不明言顏子而先儒皆以為顏子何也孔門中只有顏子當此是以

斷然歸之顏子無疑從事於斯蓋十分於上面用工來

貴罰者為此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前輩論為學有次第以為看伊川語錄不可一例看有初學入門處有體證處有感發處有持守處有調習處有涵養處有觀靜處有感應處學者有得於詩則能興起善心謂其有感發處也有得於禮則能立身謂其有持守處也有得於樂則自然成就謂其有涵養處也此論為學次第兼言學者不可專事文藝

精義中說此一段最詳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是道非明民將以愚之亦不是匹夫匹婦之愚不可與知此一段自是論聖人勸化之道可使民由之所謂鼓舞震蕩忽焉若神耕食鑿飲不知帝力於我何有之類是也若使民知之則是在我未免有形迹而道化之在民者亦淺矣王者皞皞所謂由也霸者驩虞所謂知也水涸魚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子曰好勇疾病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此一段只是論人不可有忿疾之心纔有忿疾心便  
憤激憤激者禍亂之階也如好勇疾貧固不待說人  
而不仁疾之已甚雖曰疾惡然自家先懷憤疾之心  
一事做不成激成禍患者多矣亂字不必一一說到  
僭奪但是不循理為患害者皆亂也人之所以能安  
貧者有二其一是守道安分其一只是力不足俛首  
甘心若天資勇銳力足以行其志纔有疾貧之心其  
胷中憤憤然不能一朝居小則椎埋發冢大亦能叫  
呼橫行譬如意毒蛇蝮蝎必噬噉草木以致其毒而後  
已人到得不仁已是胷中悖然了自家只有寬緩馴

擾矜憐哀撫收拾懲戒之意若忿疾已甚必有不肖  
之心應之斯不可救也此其亂雖在人其所以致亂  
者實在我故曰亂也與好勇疾貧同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謝上蔡謂克己工夫未肯加驕吝封閉縮如蝸騎是  
不能進善吝是不改過驕吝不除自為封閉其縮如  
蝸是也聖人所以為聖人者只是論德不是論才驕  
吝尚存更說甚德此其所存也無幾尚何觀焉自古  
聖人多才者無如周公故三代聖人禮樂至周公繼  
悉盡備更無一事欠闕周公固可謂多才藝者聖人

之語及此極言多才不足恃便使才如周公驕吝尚不足觀何況公麿之人能有幾何而恃才不學鮮有不殺其身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也

三年學不志於穀何也只是善不易得也古人為學直是用功如惟日不足如雞鳴而起大抵此心如救火焚如拯溺如追亡人如飢渴切身只緣是不可容易得三年學亦可謂從事於善矣若說便到於善亦未敢造次相許此教學者強勉不倦之意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何也用工時直是一生到時只是

一日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篤信好學橫渠先生曰篤信者不好學亦不失為善人信人此語恐未必然篤信好學只是一事篤信而好學守死於善道如此而已今匹夫匹婦酷信佛法誦經便是篤信好學耶貧且賤焉不是恥貧賤是恥不得列為君子也此一段極言學者強力自守處言當做底事直是斬釘截鐵做到徹骨不當住去處直

是褰裳疾走若將挽馬可出使出可隱時便隱直是  
堅強不變如此與子路問強一段相類且是見得徹  
信得極做得堅無擬議無所計較無所顧戀到此方  
謂之力學行一不義殺一不幸雖得天下直是不為  
簞食豆羹不以其道雖餓死直是不受非其道非其  
義一介直是不與一介直是不取兵可去食可去信  
直是不可去可殺可辱直是不可使為不義學者須  
是守此心到死不變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  
前輩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所謂君子思不出其位

恐未必然蓋政是國家大事夫子所謂其事也如有  
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是也蓋天下有道則庶人  
不議賤臣圖柄者非國之福也不任其事而與聞其  
謀鮮不為身禍與國家之禍者漢黨銅事可畧見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石林說亂為卒章是今離騷卒章稱亂曰大要關雎  
必非文王時作故史記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  
雎作是傷今思古之詩也然當時賢者雖追述其事  
而為之詩未之被之聲歌令毛詩如此多何曾一一  
用為樂章及至師摯推原關雎之義為之聲音用之

鄉之用之邦國故洋洋盈耳司馬遷所謂師摯見之者甚言師摯議本末使此詩被於聲歌致鄉人邦國慣於聽聞庶幾正家而天下定之意人皆知之此亦夫子之意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慄慄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人之資質不怕他魯鈍猖狂只怕他不誠實若真箇誠實不樸不辟隨他分量皆會成就若不誠實一事不成萬有餘喪譬如物纔滲漏了便傾江河在中亦不濟事不直不愿不信只是一箇不誠實狂與愿與慄是不好資質只有一點誠實在尚在救若連一點

都無更說甚麼嬖如病既不好又無元氣安得不死夫子許琴張曾督牧皮謂其狂而直進互鄉謂其侗而愿不絕鄙夫謂其慄而信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夫以匹夫而有天下亦可謂甚異甚大之事正使君子處此亦須畧入其心舜視有天下與耕稼陶漁時相似禹視有天下如過家門不入時相似此之謂不與夫惟有不天下是故能有天下不與猶言天下與舜不相涉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內之德也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外之事也無者非聖人不足以知之有者衆人皆見之惟無故能有其所以致此者何也曰渾淪之間無物不有無物不備只是天後如此司馬氏謂明德自虞舜始禮記亦曰後世雖有作者虞舜弗可及也已前輩謂譬如之四時堯春也舜夏也此夫子之意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

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前輩多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夫子言文王之至德亦有不足於武王之意然參考此段夫子只言周之德不指言文王安知便專說文王中間又不曾間以子曰只是連上文說武王事亦難為專指文王也按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此尚書泰誓文其其時在牧野夫子論武王亂臣之說因其牧野之事明當時武王君臣之本心言周家之事亦可謂至德

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商今日牧野之事大是不得已武王之君臣可以無責矣自才難而下專說武王故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斯此也此指武王則此一段事為武王一說引舜為證耳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君子為善懼其墮於一偏便被人點穿若事事適中無偏倚處便可以門百聖而無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今墨家者流以為其道出於禹以裹褐為衣送死相官三寸曰此禹之儉然也日夕不休以自苦為極曰此禹之勤然也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此禹之

愛人利物然也夫克勤於邦克儉於家胼手胝足過家門不入固自有從容中道者不若是也聖人枚數其實兩言吾無間然懇切如此夫亦疑後世將有此弊乎

子罕第九書不苟土一長識教人勿取人財

子罕吉利與命與仁

前輩謂利之害重命之理微仁之道大故罕言又云利不可以屢言命不可得而言仁非其人不可與之言故罕言竊意未盡精微聖人本欲無言凡語言皆出於不得已若於合着說所在儘說教分明若於不

當說所在便一由也不說何嘗立定說道某事須少說某事須多說此一段不是門弟子記夫子平日教人為善實是夫子朝夕為學者言不出詩書禮樂日夜以此博約學者使弗畔於道至利命與仁罕常說乃弟子記所見云爾至繫易何嘗不說利不說命對門子之間何嘗不說仁一部論語孜孜說不休此所謂到合着說所在儘着說敘分明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古者君子習御與習射故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幼

曰未能御夫子之聖同時知夫子者最是儀封人與達巷黨人名字皆不聞此亦當時隱者孟子論三子智足以知聖人汙豈不是說得夫子廣大但只是說得大不曾說所以大故謂之知聖人汙今達巷黨人以博學無所成名為夫子之大此正與夫子說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相似可不謂之識聖人乎自識者觀聖人見其所無成名但見其大自聖人反觀其身猶不敢以一藝自名但見其小吾何執執御執射者疑辭也不敢以一藝自名之意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

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冠布者謂用白布為冠常所冠也至齊戒則染之為緇三代時用冠布為喪冠別有委兒童甫等其形雖然俱用緇布為之常服之冠也用漆布委兒等冠古者君有賜於其臣與宴饗之禮君酬賓皆降拜稽首故齊桓公云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天下事若不是十分害義禮事雖聖人亦未嘗敢以為異事到害義禮處直是流俗可畏若居今之世視几案之安器用之便必曰席地而坐汙尊而杯飲者世無是理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伊川先生曰意者任意必者必行固者固執我者私己橫渠先生曰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范曰意者己之思也動於內而係於事則有必則守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正故有我三者皆出於意故意為之先呂曰意則無義必則無命固則無時我則無天謝曰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正即意也必如必信必果固謂所遇不化我則不能大同於物右前賢說意必固我四字極親切請子細看就中謝上蔡說得尤精微范太史說母意在先固好

然前輩多云此四事母我為主夫意必固我既亡之後更有何物正所謂寂然不動志氣如神喜怒哀樂未發萬物皆備於我也前輩以為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學者所宜盡心竊有疑焉人云母非禁止之辭聖此四者何用禁止竊謂聖人用功亦不造次古人於此下克字制字懲字窒字其自檢制處極嚴惟母故能絕若不絕遇境即發矣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天下之事不當如是而如是者皆天也人見其人而不見其天聖人見其天而不見其人見其人故有忿怒有怨恨有計較有恐懼見其天故無忿怒無怨恨無計較無恐懼此一段是聖人見得天理透徹擔負得過斷制得堅處只怕文王既沒文不在此又怕天斷喪斯文使後死者不得與聞斯道便不奈何若世道決無滅理之理文王之文決在聖人世亦決無人事勝天之理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

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宰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天縱猶言天生自然而無所容心之謂也大宰以多能為聖不必責其不識聖人彼且謂聖者特多能之別名耳聖人不謂大宰不知己意間只道我自是少賤了故偶然多能便喚多能為我之聖安敢當此何況君子亦不貴多能前輩謂子貢亦答不能又多能也一句亦道多能是好率意謂聖人先自聖了又分外多能爾如君子不多之句因可以教子貢此多學而識之語子貢所以猶未悟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雨端而竭焉

古人有言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狂者東走逐之者亦東走愚者同死生聖人亦同死生是故聖人之空與鄙夫之空一也聖人因鄙夫之間叩其雨端無有焉返而體察吾身其空空殆同於鄙夫故曰無知也人能知此理然後知顏子屢空蓋從事焉未能所謂有若無者猶未造於無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謝上蔡說此一段好云非必指河圖出與鳳鳥至也

特借此言明王不興爾故嘗爲之說曰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果不可行而天下之果無意於斯世也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古者有喪者專席而坐故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大功廢業總不祭齊衰不以弔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也其重服也如此先王制爵祿以寵有德車服以庸有功惡可慢也人有八疾皆聖人所憫瞽者無

見聖人尤不敢忽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中庸以爲誠則形形則著夫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立其倚於衡此所謂見道非聞見之見也此理至微至深非自有知者不知也仰之彌高至忽焉在後顏子蓋嘗用功矣而有見未定及夫加博約之功竭盡其才如有所立是又見得親切矣但竭其才只到此自此以上非才所能及也彼無所從合而爲

一此之謂化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也無甯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葉石林曰古者卿得臣其邑大夫不得臣其邑當此之時大夫惡有不僭卿者今按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家大夫謀以徇葬家大夫所謂陪臣也又叔孫豹卒其寧家臣皆稱寧在昭公四年甚詳杜洩以路葬而盡其卿禮以此觀之卿大夫死其家臣實主其葬子路之意亦與

請禱之意相類大意是愛聖人以姑息謂夫子嘗為大夫亦可以立家命門人為臣有如不幸而死治喪之禮與葬之禮皆可以從厚使門人為臣之意蓋生成其為大夫死則以大夫之喪治之可也子路蓋嘗自歎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其意以之厚葬為報其親故今日之事亦以此為愛聖人爾不知聖人既去魯司寇且未嘗為卿於魯安有自臣其門人之理此事人莫不知已不可欺直是只欺得天爾子路亦可謂愚矣夫子所以責之深切者有如邂逅因疾而死此事不及知他日門人奉以從事如願

子死門人欲厚葬之夫子尚爭不得至是豈不大害  
義理觀夫子卒門人治喪皆極恩義此事儘好但厚  
葬聖人則決不可夫子沒後門人中子貢築室曾子  
不肯事若子夏論葬等事皆是有得於聖人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君子所貴於學者為其有用於斯世也凡天之生物  
雖一草一木猶有利於人而況君子乎獨善其身事  
不得已懷寶迷邦天下何賴焉前輩謂子貢此語未  
知聖人不合說求字要之子貢亦是偶然問及觀其

答子禽之間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  
與蓋知聖人矣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後漢東夷傳序曰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白夷  
黃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又傳  
曰箕子遭殷衰之運辟地朝鮮即東夷也始其國俗未有  
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至國無淫盜門不  
夜扃曰頑薄之俗就寬畧之法行數百年故東夷  
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  
存焉仲尼懷憤以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孔子曰君

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耳傳論所言九夷風俗之美此箕子之化容有之然言聖人懷憤欲居九夷則妄矣聖人此意亦只是乘桴浮海之意豈真欲居耶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班固曰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季札請觀周樂為之歌二南以至於頌皆有條理豈得謂之雅頌相錯葉石林曰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

刪之序也論正事之廢興而以其所陳者為小大推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為先後此夫子刪詩之序也夫如是而後樂正矣公卿大夫士之國事君臣之私事父母之私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謝上蔡曰事公卿父兄勉喪事能盡事易盡道難如夫子事魯衛之君始可謂事公卿如曾閔者始可謂事父兄必誠必信勿之悔始可當大事齊聖溫克始可謂不為酒困右謝上蔡說意語極深然聖人此一段只是人道之常如飢食渴飲相似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此聖人觀物之學天下之事日夜相代乎前矢激川流一息不停尚復固閉留滯亦可謂所過不化矣伊川先生曰言道之在如此忍未然東坡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此語乃佳當知川流不息而水之清明者未嘗動則知君子所存者神矣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按史記孔子在衛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魯古之人君其待

賢者入則同食出則同輿猶不敢自以為至而況於婦人同車宦者參乘乃使聖人次其後乎聖人於衛靈公有際可之仕猶如此宜乎其急於去衛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篑進吾往也

事之成否不問事只問人心若人心堅固正雖下種必可成就若一念廢怠便復成實亦未可保莫道垂成所爭不多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與未下鍛饋同故曰苟為不熟不如荑稗此學問之所以甚嚴也吾進吾止猶曰我自進自止非關人事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伊川先生曰語而敬故不惰恐未然門弟子聽受聖人之言安有怠惰不敬者亦須斂意肅容請事斯語然退省其私未必能奉承不惰顏子奉奉服膺與三月不違仁欲罷不能者皆所謂不惰也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

古今聖賢同此一止所謂有先知焉知則無先是也顏子有可與幾之功而未造於存義之地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天下之物纔是美物有用者便不胡亂生且看當春

時凡草木不種自生至於名花異卉必須十分封植栽培方始生若人事不至難為全看天也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者歲多有之若美粹則不然矣但人道種子好條葉茂便於下若人事一處不到便不會成就今人學問亦有自胚胎壞之者亦有自半塗壞之者胚胎壞者不耘苗者也半塗壞者揠苗者也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刪之序也論正事之廢興而以其所陳者為小大推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為後生可以可畏者謂其

年少敏銳將次成就不可禦也若遷延到四五十別無可言者亦是常人爾何足畏之有此語是戒後人深切處韓退之曰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為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此意與夫子同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政之為貴異語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擇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遯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人君聽言之法也夫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異語之言能無說乎此人臣進言之法也人

臣進言之法出於此二者而已家語載孔子言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譖諫二曰讐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惟庶主而行吾從其諷諫乎蓋讐諫直諫者皆所為法語而諷諫降諫譖諫者皆所謂異語之言也蘇明允之說特異焉以為諫之術可以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嗚呼諷諫至於詩降諫至於好貨好色是亦盡矣又有所謂勢禁利誘激怒之說乎凡人聽言理到之理不得不服至於欣然會意雖疎必親然從而不改何貴於從說而繹滋益甚耳方其未從猶未有以服

其心方其未悅猶未有以感其心此非人之罪或吾言之未盡猶有望於他日也從而不改悅而不繹是將無所用吾力矣此不特進言於君為然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忠告者法語之意善道者巽語之意也又一說此一段敎學者聽言法人以法語之言來吾安得不從以巽與之言來吾亦安有不悅既從須是改既悅須是繹不不濟事

子曰主忠信母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前輩謂主忠信如揚子江中水既入於內外水更不

可入此是學者第一義胷中既有所主了然後從益友切磋講磨見得有未是處便改此是學者要切工夫過不必顯然見於事者但萌於吾心者皆當點檢令人多憚於改過反而思之自我作之自我止之譬之出入息也反覆守也閑闥戶樞也何難之有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智者可以詐取勇者可以力取無所用吾智力者無所取前輩有言曰兵有符固可奪將有旗固可奪無形之形不可奪矣令人所以抗志不堅者只是迫於威怵於利若不惑於斯二者守死不變世不能使之

亂君不能使之辱天能殺之而不能困之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詩云要之襍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携宛然左臂佩其象縕維是褊心是以爲刺蓋矜情於衣服之間此免女子之事學者苟志於道決不恥於惡衣惡食矣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夫子何以獨稱子路蓋古今學者同一病廉潔自將有餘矣視富貴之人若將浼焉寡裳疚去惟恐其不速此其心猶以貧賤富貴爲二物也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則其視敝袍與狐貉爲一畧不能入其舍此夫子

所以稱之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

以臧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與上文不相連此雄雉詩也古  
人有得人一詁一言終身誦之不盡者若此類是也  
若論聖人闡闡功用何啻天淵耶前輩謂懲忿則不  
忮室欲則不求若克伐怨欲不行正可爲難矣而況  
於懲忿窒欲乎然而學者不能從事於此二者無一  
事可成若果能去此亦無一事不可爲故曰何用不  
藏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彌也

此一段是論學者得力處人之學問尋常時亦無以異於平人到得失路落節衆人相顧失色狼狽無措至是口耳俱敗矣從容整暇不動聲容方見學問得力處方春和時凡草木與松柏俱秀及至雪霜切身顏色不變非天下之至剛者不能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理明故不惑心靜故不憂氣定故不懼夫多疑者多惑多慮者多憂多忍者多懼其道雖三而行之則一  
夫子又曰君子道者三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此一段是聖人論教之次第夫取果於自落與未熟纔苟日爭耳而色味殊別若時節未到而事欲速成非徒無害而又害之有人於此可與共學可教涵泳義理知所鄉方然後方指與路頭又是是行矣而著方指與他歇處待得不動不惑方始可論闡聞造化耳

唐棣之華偏其反爾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此與前段絕不相連全不干權事前輩多引常棣之華解此舊見前輩說云常棣自是常棣今此自是唐棣按陸璣注爾雅常棣乃白棣樹也子如櫻桃四月熟正白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花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少若夫唐棣爾雅曰移移音也與常棣兩種前輩以唐棣為常棣故言以常棣之華其華萼相接尋常華是萼承華覆萼此故與兄弟相與之義偏其仄而者華反覆萼也今唐棣自是唐棣則不可用此詩按詩有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入曰騫騫角弓諭其反矣說者謂唐棣之花美者以譬王姬容色之

感角弓本不當反者緣不能調習遂致翻然而反焉喻王者不能以恩懷九族使之多怨猶角弓之反也竊謂唐棣之華四句是逸詩中不合於聖人者聖人刪之曾有此語門弟子記之於此耳詩人之意以為唐棣之華本是容色甚盛今一旦偏然而反有憔悴傾側向下之意大意謂人情始美而終惡也故本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人情既惡其室則適其人甚遠故訖言云我非不思直是室遠不可見爾聖人曰世無是理只怕不是真箇思量精誠之極金石可通況於遠乎此雖詩人之辭聖人取此以教學者如學者

進退與世間萬事何嘗不如此只怕人無此心耳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  
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  
闇如也君在蹠蹠如也與與如也  
宗廟之言當在問禮之時朝廷之言當在問政之時  
便便言如王道便便相似非明辨也君在蹠蹠如也  
當承上文不可折作兩截言君不在時與下大夫言  
可也及君在惟有敬戒而已

君召使攢色勃如也足蹠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

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乎

揖所與立左右手不復洮首君在無私敬也凡兩君  
來朝與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攢小客則受其幣而聽  
其辭所謂攢者姑以諸侯自相為賓禮論之賓主各  
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攢及行人若諸疑自行則介各  
各從其命數謂如侯伯二人則用七人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攢  
出門外相接其攢人數則看主客多寡若主君是公  
則攢者五人侯則攢者四人子男則攢者三人所從以  
者示謙也卿為上攢大夫為承攢士為紹攢若攢者五人則用三士所從以  
一人紹餘並賓主相鄉介對主主人就攢求辭於客所以

求辭者謙不敢當客之來恐其以他事過此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於其上擯上擯傳於次擯次擯傳於末擯末擯及傳於擯之末介末介傳於上介上介傳於賓賓答主人之辭傳於上介迤邐傳至君之上擯以至於主人此所謂擯相之傳命也何也聘義曰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既傳命方始入廟門行禮若君使卿來聘禮數則殺於此矣上公之卿只用七介上公自用九介旅擯而不敢文擯旅擯者自擯便傳於介不覆如此次第相傳也聘禮稱賓出大夫送於門外再拜賓不顧注云不顧言去蓋謂賓一去不回顧也聘禮

賓不顧擯者便退聖人於不顧後添此一節方為成禮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蹠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蹠蹠如也

自入公門至過位升堂下階復位禮數如此大抵人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示有尊也則為人臣入公門立豈可中門行豈可履闕愈近君則心愈恭體愈卑

故入門過位則言似不足及其升堂則屏氣似不息及出降一等稍遠君矣故顏色怡怡復其位不是來時所過位只是復本位蓋班列之位也執圭鞠躬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勑如戰色足蹠蹠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覩愉愉如也

按聘禮使者行之日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賈人西面坐啟牘取圭垂繅不起而受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而垂繅以受命既述命同面受上介上介授圭屈繅授賈人衆介不從受享東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東帛加

琮皆如初遂行舍于郊既至主人几筵于廟迎賓賓及廟門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啟牘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擯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既升賓致命主再拜賓三退負序主側襲側獨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賓出圭側受宰玉聘于夫人用璋如初禮及賓退主人使鄉貳弁還玉于館賓受圭授上介于阼階東鄉復還璋如初入賓既還君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反命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右以上是執圭聘禮義以圭

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古者聘必用圭君子以玉比德故藉圭以將意已聘而復還之不敢當盛禮故也儀禮又曰上介執圭如重授賓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賓既受圭出攢者出請攢裼奉束帛加璧享攢者入告出許庭賓皮則攢之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皮幣享夫人用琮如初禮將行主使大夫報享夫人亦有報享右以上享禮享獻也既聘而享所以厚恩也禮器云大享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

小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此諸侯享天子之禮也儀禮又曰及其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蹻焉容貌舒揚也賓既享畢攢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注云公事畢也賓奉束綿以請覲賓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許既禮畢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攢出牽馬先入賓奉幣入門以客禮見既畢上介奉束錦士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覲幣使下人皆奉玉錦來請覲賓既行主使卿贈如覲幣使下

上是私覲禮也公事既畢私覲於君欲交其歡敬也  
又有私面之禮私覲既畢賓請有事於大夫庭實設  
馬乘賓入致幣賓既行大夫私覲非禮也謂諸侯自相  
朝覲則卿大夫不當私覲耳儀禮又曰私覲俞俞焉  
出如舒焉右三事都是說聘禮凡鄉黨所載盡出  
儀禮與曲禮中故曰曲禮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  
後行君子不以紺緘飾紅紫不以為亵服當暑紺緘絡必表  
而出之

注云一人為緘三年練以緘飾衣謹按周禮鍾氏乃  
云三入為縕五入為緘七入為緘與孔氏注論語不  
同正義云緘淺絳色也若以周禮論之緘在縕緘之  
間是近玄色却非淺絳之色既非淺絳之色則非是  
三年練以此飾衣也不知孔氏何從却以紺為齊服  
盛色正義乃云紺玄色也正義自知其非故前後異  
解乃云孔氏以緘為三年練服疑其以緘為緘又云  
說云紺青赤色也若以緘為縕緘之間乃近齊服紺  
為青赤之色却近練服未知孰是亵服與亵裘禮記  
亦有亵味皆言常所服食也正義以為紅紫五方間

色皆不用孟子以為惡紫之奪朱然則紅亦奪朱矣必表而出之注疏謂必加上表衣然後出之如此却是緼絡之上加衣不可謂之表也凡衣在上者為表有物加其上為襲如襲裏者是也今云表而出之則是單衣緼絡裏必有衣也

緼衣羔裘素衣麌裘黃衣狐裘

禮記玉藻曰君衣孤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綃衣以裼之麝裘青豹裘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緼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孤裘諸侯之服也大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裘之裼也見美也

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龍裘也充美也是故尸龍裘執玉龜裘無事則裼弗敢充也說禮者謂裘上有裼不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今參按禮家說凡六冕及爵弁無裘先加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加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即不言襲裘又禮記中亦不曾明言龍裘用何衣故吾以謂有裘裘有裼裘裘有龍裘裘所謂裘裘者以裘露外上不加服也裼裘者上加服但開露裘在外襲裘者即裼服之服但掩裘在內不開露其美耳表裘最無禮故不入公門裼裘最

有禮以其見美故君在則裼服將重車與弔喪故用  
襲裘不敢見美故執玉龜裘主人既小歛則子游襲  
裘而弔也疏家云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視朝之服  
虧解裘在國視朔之服服大夫士亦皆然其受外國聘  
享亦用之石林云虧裘亦施於視朝祭踏黃衣狐裘  
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石林云狐裘亦施於燕居  
襲裘長短右袂

聖人亦不敢忘執事之勞學者其可自怠惰乎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必有寢衣竊意寒暑皆用之故下必字

狐貉之厚以居

石林曰七月詩云取彼狐狸為公子裘然則何獨記  
於夫子蓋羔裘者朝服也狐裘燕居之服也魯大夫  
有以朝服弔者故弟子記玄冠羔裘不以弔為正當  
時大夫豈無有狐裘以朝如櫛之所刺乎故門弟子  
記此為正說是

去喪無所不佩

按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孔子佩象環五寸  
而綦組綬注禮云凡佩必有左右左佩玉象德右左佩  
木燧大觴之屬此事佩也孔子以象牙為環廣五寸

所以然者夫子失魯司寇故謙不佩服德佩示以無德事也竊恐未必然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非特是象德所以防閑此心如升車聞鸞和爾聖人安得去玉而佩象意者聖人左右佩之外添以象環記禮者載之云爾所不佩者除喪事之外無往而不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衣裳之制上曰衣下曰裳不相連綴蓋繫緇為裳狀如今裙矣惟深衣之制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所謂殺者交裂而縫之也且以深衣論之其法曰縫齊要齊衣之下也如攝齊升堂之齊要是與衣連處裳之上也其齊倍要之

數者蓋深衣十有二幅一幅闊二尺二寸以四寸為縫只有一尺六寸交裂之一頭闊尺二寸一頭闊六尺以寬頭盡向下以狹頭盡向上而合縫之此之謂殺深衣本分兩去入如喪制內削幅盡以狹頭向下故有十二幅其幅如裳前四幅後四幅各自為之前後不相連此皆所謂殺也按正義云帷裳者朝祭之服也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帷名曰帷裳然如禮無明文又據禮疏云或殺而下者謂朝祭之服則朝祭之服固殺矣今檢雜記云其精音有祓昌古繖布裳帷素錦以為屋士席蒲以為裳精喪車也祓車飾也裳帷所

以帷車也用繒布為之前輩嘗論此為喪車之制然按氓之詩曰淇水湯湯漸車帷裳說者曰以帷裳雖婦人常所乘車亦有之參考前後注疏凡裳必殺此不可易也制獨車裳以正幅為之此門弟子嘗聞夫子論禮及此耳

羔裘玄冠不以弔

禮弓載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蓋羔裘以朝玄冠以祭

凡吉事尚玄朝服亦是云

冠始死未成服則易去此服用深衣

蓋此服可以養病而不治喪

主人既成服則亦不當用羔裘玄冠弔之昔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則當時大夫固有失此禮者矣然季武子寢疾蟠周不說齊哀而入見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夫固所為而為之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玉藻曰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卒食玄端而居諸侯玄而祭辟冕以朝辟友反朝天子也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說者曰天子玄端而朝日諸侯玄

祭端字皆當為冕蓋天子以玄端燕居諸侯以玄端而視朝不應天子却用玄端朝日諸侯却用玄端致祭故改端為冕爾前輩人言有稱冕玄有稱玄冠者有稱玄端者三者不同何也稱玄冕者玄衣而玄冕此祭服也稱玄冠者玄衣而玄冠此燕服也稱玄端者通冠冕言之如玄端朝日與玄端以祭者謂玄冕也如玄端以居內則所謂端釋者謂玄冠也從此說免得改端字為冕按玉藻所言天子聽朔當用玄冠視朝當用皮弁諸侯聽朔當用皮弁視朝當用玄端視朝雖用玄端然云端素裳者朝服也他玄端裳也不同者非朝服也何謂告朔何謂

視朔古者天子告朔于明堂告朔之禮以特牲告于帝如其帝吳之類少及神配以文王武王于時因聽治此月朔之時于明堂謂之聽朔亦謂之視朔行此禮訖復祭于諸廟又謂之享廟又謂之月祭諸侯受天子之朔于太廟公羊謂于禴廟以羊告已乃聽朔于廟中已乃祭他廟此告朔聽朔之禮也又按玉藻載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據此而言竊意諸侯聽朔于廟不敢朝廟羣臣聽朔朝廟既畢視朝于內朝始也諸侯與羣臣在朝俱服皮弁及其退而視朝釋皮弁而服朝服君臣皆然故曰朝服而卒朔然後服之魯

自文公不視朔之後此禮寢廢夫子從大夫之後嘗有位于朝不敢廢此禮固不必問其君行之禮與已之退休也故曰必朝服而朝

齊必有明衣布

前輩多舉明水火事說明衣凡祭祀所用皆稱明取其明潔也然而朝服亦有明衣是說不可用也所謂必有明衣者齊之明衣不與常所用明衣混齊固別有明衣獨齊則衣之爾所謂衣布者以布為之衣固當用布而曰明衣布者當時必有以純為之者矣夫子嘗曰麻冕禮今也純儉吾從衆古者冕皆用麻至

孔子時乃去麻用純然郊冕猶用麻所以示復本也衣者古明布用布至後世改用純齊之明衣猶用布豈不如郊冕之猶有麻乎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此兩句當作一段說不可折總言齊事也按莊子舉顏子云回家貧不飲酒不茹葷數月矣夫子曰此祭祀之齊非心齊也由是觀之則古者祭祀之齊亦不飲酒茹葷故曰齊必變居然周禮載玉食一舉注牲盛饌舉玉齊日三舉注云齊必變食豈天子之數固與卿大夫士不同乎居必變坐者禮記稱非致齊

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此居必遷坐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餧而餬魚餧而肉敗不食色惡  
不食臭惡不食失餧不食不時不食  
主食一舉無錯  
易於頤卦說謹言語節飲食蓋頤為口禍之門也其  
出於口者可以招禍其入於口者可以生疾故聖人  
於頤致戒焉厭猶屬厭之厭不以其精細而屬厭此  
所謂食無求飽之意也

割不正不食

古者割牲皆有正數肱骨三臂肩臑也股骨三肥音純

脛切

百股也背骨三正脊也胫骨也橫骨也燕有折

俎所謂殺齊俎也割不正謂不合正數也

子

不得其醬不食

醬者醬醯齊俎之總名也其法用魚肉荳之雜以麴  
漬以美酒為之至如韭菹之屬亦以醯醢雜方方成  
其醯醬用以調和飲食其味醕凡進食之禮以醯醬  
處右所謂醯醬者以醯和醬也賓每飲以肴擣人悅  
反染也醬而食之故公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  
之賓工三飯以漬醬注云漬汁也歎漬以肴擣醬食  
正饌也三飲訖撤醬食庶羞也故炙亦無醬不得食  
醬不食謂所食之醬各有所宜若濡雞醯醬之類謂

調和也魚膾介醬之類謂配食也

注云醬饌本也又云飲食之至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

孟子曰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老者可以食肉矣

禮記又謂酒者所以養老疾也然則酒肉固為老疾

設也聖人之御酒肉自飾約若此學者可不知所戒

哉觀周禮食醬與禮記內則所載聖人為是君親飲

食之節詳矣獨不可以自奉爾古人相見以脯脩故

人多自有曲禮曰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木

不撤薑食不多食

檀弓曰喪有疾飲酒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以謂薑

桂之謂蓋喪有疾不得已而飲酒食肉意在滋味必  
以薑桂亂之不撤薑食豈其薄滋味之謂乎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祭於公不宿肉此意此兩句謂君賜祭酒於助祭之  
臣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此謂夫子受  
君之賜也孟子稱夫子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  
行以此知從祭既退燔肉繼至所謂祭於公不宿肉  
也夫子拜君之賜必須自食之如君賜食必正序先嘗之之類食之  
有餘必須三兩日間食之若出三日方始不食耳此  
受君之福人非他賜比也

食不語寢不言

不觀曲禮玉藻少儀無以見鄉黨當相兼看之觀曲禮所載母搏飯母放飯母流歠母叱食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上堂聲必揚車上不廣歎不妄指古人于飲言語之間其不敢輕也如此而況於聖人乎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古者遇食而必祭除水漿不祭外飲食脯醢之類皆祭肉必祭肺魚祭臚大臂瓜祭上環而食其中當其祭時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安得不敬蓋聖人之制祀也實有是事故有是禮非姑曰如是焉耳詩云匪

且有且

席不正不坐

古者肆筵設席于地席闊三尺三寸有奇每一席坐四人天子諸侯而下重數不同席不常設尊者有所往則童子奉席而從客至則為席若飲食之席則不對設非飲食之席則對席席間函丈席東鄉西鄉則以南方為上南鄉北鄉則以西方為上蓋共坐則以席端為上獨坐則以席中為尊尊者宜獨坐故常居中若有五人長者必異席卑者侍坐於所尊必退席謂在尊者席之旁也敬母餘席蓋侵席端而坐不使

席端有餘敬之至也其升席也不自前不自上振衣  
趨隅由下而升其降也自前曲禮所謂毋踏席玉藻  
所謂徒坐不盡席尺是也若食坐盡當向前玉藻所  
謂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是也若弟子有間當避席  
負牆而立為人子者坐不中席為有尊也父子不當  
同席男女不當同席雖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  
不與同席而坐有喪者當專席而坐說者曰專單  
也單席謂不重也有憂者側席而坐說者曰側獨也  
獨席謂不舒他面席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鄉人飲酒非鄉飲酒禮是鄰里歲時自相聚會之禮  
也六十杖於鄉則杖者固六十以上矣大率相聚會  
少者之禮當先往後罷漢書地理志注云魯濱洙  
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薄長老  
不自安而與幼者相讓故孔子歎曰甚矣魯道之衰  
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禮義與行幼者扶老而老者  
安之逮其踰距不如而俗薄矣此聖人之所歎也

鄉人憚朝服而立於阼階

案月令季春之月曰命國憚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  
秋之月曰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曰命有司

太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說者曰季春之難難陰氣也是月也日行厯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

厲鬼隨而出命方相氏帥百隸驅疫以逐之仲秋之難難陽氣也是月宿直昴亦有大陵星名主戶氣積尸之

氣故也季冬之難難陰氣也是月也日厯虛危有墳墓四旬星名主之氣為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季冬之

月言大難者蓋季春為國家之難諸侯及仲秋惟天子之難至於季人下及庶人故謂之大難今論語所謂

鄉人讎者是季冬大讎也然則世固有厲乎昔禹鑄九鼎象物而為之備使民入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

之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祓除其不祥夫固有是理也但聖人在上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絕地天通勿使降格如斯而已禮記曰鄉人楊音孔子朝服立于阼階存室神也大夫用朝服祭故以祭服存其神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中禮令人不問遠近例言再拜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古者大夫有賜於士則拜受於家不在則往拜其門

康子使人餽藥夫子受拜禮也正義云凡受人餽遺可食之物必先嘗而後謝之則夫子未嘗而謝之矣聖人所謹齊戰疾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重之也孟子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注云陽虎恐夫子便答使人故敵亡而饋之玉藻云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以此知大夫雖不親賜士士若不在亦往拜其室敵者若是朋友亦不拜故曰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廩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按正義云廩焚者夫子家廩也王弼云公廩也家語云孔子為大司寇國廩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為火來者則拜之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亦相弔之道也吾有為司故拜之以此知是公廩不問焉弟子記所見云爾其實聖人所重在人故不暇問馬亦不是有意分別人畜惟蓋及犬馬聖人于一物亦懼傷之或云傷人乎者春秋新延廩之意非也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玉藻曰若賜車馬乘以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

弗敢即乘服也酒肉之賜弗再拜所謂再拜者既拜受於家入往拜於君以此若車馬衣服之賜非有君命弗敢即乘服若君命之即乘服以拜於君所如酒肉則遂拜受熟則先嘗之腥則熟薦之生則畜之不復再拜於君所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王藻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辭編嘗羞食而俟若有嘗羞者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又曰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說者曰祭者祭先也禮敵共食則先祭若降等之客則

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又須君先命之祭後乃敢祭也先飯辭嘗羞者飯食也謂君未食而臣先食編嘗羞膳此忠孝之至猶嘗藥之意也飲而俟者禮食未殮必先啜飲以利滑喉中君既未殮臣嘗羞畢啜飲以俟君殮臣乃敢殮耳若有嘗羞者謂別已有嘗羞之人則吾不得祭亦不嘗羞但飯飲以俟君食畢然後食耳所謂侍食於先生異爵謂先生與異爵之人皆吾所敬也故後主人所祭若敵體則主人延客先祭先飯者亦為尊者嘗食也以此知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者

是君不以客禮賜食之時當君之祭而聖人先飯辭  
嘗羞矣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施紳

夫禮雖先生未之有可以義起疾病而見君其禮如  
此夫子嘗行之矣力疾與見扶掖不拜後世之禮亦  
有可用者

君命召不俟駕而行

父召無諾之意言其至速也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

徒行此言常禮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  
館客死無所殯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  
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之  
而不得殯乎以此知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非所以  
為仁亦非所以為禮也赤子匍匐將入門趨而救之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亦非要譽於鄉黨朋友  
而然也古人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既館矣則當  
以同室待之耳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大抵尊者之賜無有不拜受者雖物之微者必拜大

夫有賜於士士不得拜於其家則往拜其門獨朋友是敵體故不必拜若拜則過乎禮矣惟祭肉則拜其先祖之賜耳

寢不尸居不容

此學者觀聖人於寢處之間其詳如此亦只是自然中禮故純熟如一玉藻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遫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聲氣容色頭目手足皆有自然之容學者學此賢者守此聖人忘此居不容者言無事乎此也所謂燕居告溫溫

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人多言輕貴此非聖人之論也貴賤為其近於君也貴而冕賤而瞽聖人曷嘗二其心哉變則為之動心矣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孝子哀服之外前有哀長六寸博四寸廣裏當心左右有辟領廣四寸出於哀後有負版在背上廣出於辟領一寸言孝子哀戚無所不在也前輩云式負版者謂喪服也雖曰凶者式之然止式負版者雖總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之類固不式也

進食之禮客必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祭者盛主人之候辭者言非盛客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者以其待己及饌非禮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者謙不敢當也所謂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之類是也然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謂其盛饌不由己不敢辭也

迅雷風烈必變

玉藻曰若有疾風迅雷至則變雖夜必興衣服而冠

所謂變者如此昔者天大雷以風成王與羣臣盡弁以啟金縢之書蓋天威非常天子當自察其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其國家士庶人當自察其身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周禮保氏有祭祀之容車馬之容此所車馬之容也曲禮曰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綏挽而上車之索也又曰車上不廣歟不妄指立視五雋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不以策彗卽勿驅塵不出軌皆謂其驚衆也此與城上不呼同意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

三嘆而作

此兩句是題目聖人偶見山梁之雉知時如此故不覺興歎子路共之共讀如恭字周禮所謂共王膳羞之類是也子路所共未必是聖人所難之雉蓋古人士以雉為贊是以子路得有此為聖人之共蓋色斯舉矣與翔而後集聖人有見於雉如此而子路未必知徒聞聖人之歎耳退而共之亦不必是錯會聖人之意蓋自見雉而獻猶古人食芹獻君子意耳三嘆者示不逆其意于至不食則聖人固不忍於此也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先進依明道先生說先進猶前輩後進猶晚輩也言前輩於禮樂如進趨揖遜之類大率樸野後生於禮樂皆楚楚可觀所謂君子猶今言士大夫也如孟子無君子莫治野人之類是也若吾輩用此只得從前輩耳此一段不是言周時文弊聖人有意救弊如此且如今世前輩做事大率近厚吾輩有所欲為亦須依倣前輩可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

伯牛仲弓言語寧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此是聖人檢察顏淵處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此是聖人自檢察處苟非聖賢言無從違應答如響大有害理處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孝哉閔子騫此一語國人與其父母昆弟同然一辭故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所謂州閭鄉黨稱孝之類是也閔子之孝世言衣革事公羊載一事極

好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年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夫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君子蓋善之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亂之作也言語以為階故禍患之來未有不出於多言者三復白圭宜乎其免於刑戮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魯哀公季康子問弟子好學亦未必知好學之為難

也聖人則不當輕以好學許人前輩有云顏淵絕好學萬世之下實難其人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志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事當問輕重若始死未有棺斂之具則師友當有共財之義不論朋友雖鄉黨所知皆然若葬而無槨此事却可省蓋喪稱家之有無斂手足形還墓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若有可能取具之資而不用是為廢禮萬一貧無以為葬至于借貸于人費力而為之

則決不可蓋不特喪禮凡事當如此今世又有賢者急于濟不愛其力此誠可以為法然須從內起要須是自家父母兄弟妻子與親戚鄉黨先盡其心矣而後推其餘以及人此所謂施由親始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古者聖賢出而行道必賴其徒相與輔佐之故曰無其徒弗能也天之始生聖人也又有顏淵子路羣弟子為之佐則似有意於斯世者已而顏淵子路皆死則天之無意於斯世明矣顏淵之死非喪顏淵也喪夫子也非喪夫子也喪斯文也子路死子曰天祝予

聖人平日所以待子路者無一事假借之及其既死痛恨若此乃知平日警策之力正所以成就之將與之共斯世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古者親戚故舊死有哭於其家弔者則拜之故師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謂哭諸野妻之兄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故子路死夫子哭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顏淵死夫子哭之慟而不知與夫子適衛遇于一哀而出涕乃知哭死而哀非為生者

縣子曰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古者制禮以稱情後世乃抑情以從禮所謂禮者忠信之薄其有見於末世之禮乎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予不得視猶子者謂其葬也不得如伯魚此則門人之故也然則夫子之言亦不行於門人乎此無他見義不明欲以申朋友之愛而不知其非義也故嘗謂顏淵死門人厚葬曾子寢疾曾元不欲易簷子路有姊喪而弗除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門人葬夫子三

斬板而已封與子路請禱使門人為匡夫子死門人以有若似夫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凡此類其意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非義如伯魚死聖人不徒行以為之椁顏淵之喪餽祥肉入殫琴而後食之其喪顏子也如喪子而無服喪子然亦然皆是聖人斷制以義處門人中如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顏子貢反築室于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可敬而不可及也

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夫子何以知子路未能事人若能事人定能事鬼神何以知子路未知生若能知生定能知死不復來問大矣人事不盡而曰可以事鬼神此身不自知而曰知喪死皆欺也

顏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門弟子在聖人之側各隨其氣質之剛柔學問之深淺自見於容色之間蓋所謂天機自動也前輩說子

樂謂夫子於羣弟子之中氣象不可形容但知其和樂耳當用此說若說羣弟子侍側氣象如此而夫子

樂則子路之行行聖人周憂之何樂之云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亦非夫子語是門弟子記一時之事蓋行聖人周憂之何樂之云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亦非夫子語是門弟子記一時之事蓋行行兩字未足以盡子路氣象故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深言其行行之甚也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有中夫子下八年事中政喪不自取而以取

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昭公欲逐季氏居于長府云注

名官府九月戊戌季氏殺公子于門遂入之竊意季氏

惡昭公欲改為長府有伐木削迹之意故閔子騫有此語曰仍舊貫如之何又何必改作是自彰其惡也故夫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所謂有中者謂深中季氏之失也此意甚隱惟閔子與聖人知此意故相與歎息耳案左傳定公元年六月昭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闕者魯所存也季孫惡昭公欲溝其北城不就與先君同

榮駕騫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

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日禱於廟公九月立煥宮推此事觀之則魯之欲改為長府容有此理閔子騫之意榮駕騫之意但榮駕騫顯而言之閔子騫隱而言之耳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按家語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

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由此觀之由之瑟奚於為丘之門者當時有殺伐之氣習為亡國之聲故夫子罪之由也升堂未入於室者是靜思改過之後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學不至於變氣質縱有學問隨其氣質自為成就終墮於一偏子張之過子夏之不及皆是隨氣質成就如此往往門人中不特子貢以為子張勝於子夏大抵皆有此論獨聖人知其然天下事不當問其資質

或生而知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若資質雖美不到極處與資質不美者相去幾何是所謂五十步笑百步也何況過與不及其資質亦無以大相過隨其所到等為不中耳聖人之門若子張子夏大率議論行事都相反至此雖子貢亦不免以為疑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二公所行亦皆有理皆當於聖人之意而卒不免於偏者謂其立意一定非所謂時中也子夏

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二公所言亦不叛於聖人之論只緣是只定一說以為必然故也大率子夏之論多循循然懼違規矩而子張之論大率展拓開廣學者觀二子之得失可以自省矣

李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按左氏哀公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仲訪諸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之而行若之

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答而私於冉有曰且子季孫欲若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弗聽論語所載蓋謂此也言周公之典具在季氏取民已富於周公而冉有助季氏用田賦孟子所謂富倍於他日是也門人之中有小過者聖人亦優容之謂其猶是學者之過若出於聖人之門而為人聚斂是真非學者所當為其全體都是別人鳴鼓而攻之何不可之有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嘆子曰四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愚與魯何以異愚則有所不曉魯雖曉而鈍禮記有教辟之辟則辟者堂堂之失也呂博士曰嘆者俗學也傳稱嘆者俗論也今按夏誦字從言此從口不同嘆與唁同謝曰嘆則禦人以口給此說恐然所謂惡夫僂者謂其以口給禦人也或謂四子資質愚魯者可以入道亦未必然只看學問何如耳苟至于變氣質四者所到一也若猶未隨分量皆有害道處四之子之中若曾子可謂能變氣質矣平生魯鈍如此一唯之對天下之歛亦無過於此矣若三子者亦大得學問之力如高柴執親之喪此人子至難也不死於

衛之難不可謂愚子張書紳之事亦不甚僻子路悔過立骨亦不甚曠子路平生勇銳至死時却從容回也其庶乎正所謂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也屢空者非謂有時而不空也回忘仁義是謂空矣回忘禮樂則又空矣此之謂屢空謂其比處用功不一二而止也賜不受所非所謂天命之命謂其不受聖人之命猶韓退之所謂籍湜輩屢指教未知能不叛去之類是也貨殖者多學而識之之意也億則屢中非方人之謂謂其以聞見之私窺測聖人之道雖時見一二而不知其全大終是億度來也夫子嘗曰賜也女以為

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然謂然與非與者即所謂億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夫子嘗曰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子張問善人之道蓋謂聖人之道遠而難及故思其次亦猶冉求公孫丑之意也聖人答之曰天下之事不問小大無有一蹴而至者善人之道雖曰易致不踐其迹亦不能到其深奧處若移此功用力於其上者成就豈可量哉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論篤者謂議論之的確者也今人泛然為論則是非曲直特未定也若論到的實處是非曲直一毫不差不待明而辨矣的實之論是與君子是與色莊識者必有以知之矣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間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前輩謂一番疑是學者一番進此語極好聖人之門

造化人才處正在此善學者於此察之則思過半矣聞斯行諸不必謂聞道但事事如此大抵事當先聞於父兄然舜有不告之娶之事此之謂時中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四何敢死

大抵處死當有道處患難之際豈有敢死之義順受其正而已若君父在患難義苟當死奮身不顧敢死可也今匡人之圍雖與夫子同處患難而夫子無恙是義不當死也回也又安敢違義而敢死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

問曾有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  
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  
君亦不從也天下之大逆苟非窮凶極惡之人皆自知免冉有子  
路孔門之高弟何至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竊為此  
言為季子然發也夫季子然者季孫意如子之意如  
親逐昭公死於外是可為也孰不可為也聖人此言  
深折姦心而破其膽所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  
然由求二子豈為無罪八佾之舞泰山之祭伐穎臾  
用田賦此篡弑之漸也二子不能力爭而左右之此

其意以謂是小事耳不足致死力夫豈知聖人事事  
不放過者是乃所以過絕亂原也子路使子羔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民有人焉  
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此一段多引子皮使尹和為邑事證是固然矣然其  
間人有說人多言高柴愚恐不可從政然吾視季羔  
為衛之士師剛人之足俄而衛有蒯瞶之亂走至郊  
門剛者守門而脫之季羔問曰吾親剛子之足令吾  
在難此正報怨之時而逃我三者何哉剛者曰曩襄者  
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愀然不樂見

君顏色臣又知之以此觀之則子羔固善從政者一事  
事固在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然後推竊謂費季氏之  
此類考之子羔亦不可為之愚也

推竊謂費季氏之

邑為費宰固季氏所親信之臣也以子路之果冉有  
之藝猶陷溺於季氏若使子羔而為季氏宰使不從  
季氏則必得罪于季氏矣故曰賊夫人之子子路不  
悟此意直與夫子論學夫讀書固未必便是學然不  
讀書直與社稷人民上學莫誤人否聖人之意子路  
已失之故不暇與之論是曲直曰是故惡夫佞者謂  
其不聽人說話一句用口給禦人且是教訓不入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

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  
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  
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  
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  
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  
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  
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鍾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  
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  
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

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此一段見得古之學者平居志向在此他日施設亦在此如虞廷諸公明刑明禮皆專掌一職終身不易卻不比後之學者事事不學待出來仕宦事事要做到底事事都敗可見得古之學者不敢自欺量度自才質各有用於世分毫不敢過說又見得孔門中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莫不皆在然不曾此用為國今

且道秦漢以來有一人如子路當千乘之寄介于強國之間又承饑饉喪亂之後兩三年間可使有勇又復知義可是人才功業在聖門中更看不見聖人聞之亦付之一笑而已聖人所以哂子路者不是道他做不得所以與曾點者亦不是道他便做得聖人之意深遠學者不能測也天下事固是擔當在我然事亦有不可必者子路如何便道我必能如此看他意思便有將智力劫持之意且如冉有公西赤亦是說輔佐諸侯事業何以言之安有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諸侯之國者宗廟會同而非諸侯之事者但二

子不敢分說着不比子路便說子乘之國將諸侯事業便擔在身上大是不委曲也又如曾點所言前輩謂便是堯舜氣象固是如此然亦不必太深言之聖人所以喟然者正是有感於其心未暇論曾點也道之不行便是得如子路諸子各行其志亦無復以利澤生民退而與二三子自樂其樂亦復不得已之意此聖人所以喟然也其實諸子優劣亦難專用此看聖人不就上面責他觀亦各言其志一句聖人忠恕之意亦可見觀曾點異乎三子之撰與三子之言何如意思都與聖人別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敢請事斯語矣

學者始乎禮成乎禮何謂始乎禮夫子所謂約我以禮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何謂成乎禮夫子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孟子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是也蓋學者初於何下手禮乃其入門也及其成也他何所見只有動容周旋中禮而已克己復禮只此便是

為仁故曰克己為禮為仁克己不是一日工夫到得復禮却是一日工夫復禮所以為仁者向時私欲未克則此身方為吾累何況於物到得一日克盡復歸於禮熙徹無礙別無一物但見天下都在仁中此身於萬物皆在泰和之中故曰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此親極盡之辭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克己之外要道也外此聖人教人無他道矣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張范陽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連上說謂傲慢不敬彼己皆有不堪故不敢以不敬加諸人此說亦新然亦不用太奇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必說己怨只是人怨無已怨易無人怨難若能用力於此律己甚嚴司與人甚怒暴慢之氣不設於身體則心平氣和與物無忤持此道也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也出門如見大賓而下視克己復禮在邦無怨而下視天下歸仁雖功用有淺深然且用功於己則一而已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

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其言過時也  
仁者其言也訥猶孟子所謂浩然之氣難言也司馬牛不識此意指其言也訥為求仁之方故夫子答之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所謂言之者指仁言之也然則夫子何以不答司馬之問仁前輩謂司馬牛多言而躁即此語乃是教入門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君子不憂不懼所對亦如前謂君子能不憂不懼非謂自不憂不懼求為君子司馬牛依舊不識此意却

不知內省不疚太段用功來是德次第人也張范陽謂司馬牛雖能憂其兄之將亂未能內省不疚所謂不疚者直是區處得君父兄弟之間皆無病乃好徒然憂懼濟憇事高廟良農之教惟其所以成其所以成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余參考左氏傳司馬牛之兄弟往往皆不賢而魋特甚耳不特魋一人也司馬牛之憂不是為魋慮也迺見兄弟如此憂禍及焉使向氏絕祀於宋身死族滅

者非兄弟之故耶子夏寃嬖之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果使向氏因魋絕祀而身死族滅是固天命也雖  
憂無益果天命不至此則父子兄弟罪不及相伯棼  
之亂而子文不乏祀敘虎之惡而叔向不及禍又何  
憂焉但行吾敬與物無忤政復違之他邦以辟其亂  
四海之內固有知我昔季適陳以辟慶父之亂君子  
美之而又何憂焉事到難區處時若見得分明以順  
境行之亦不至撓亂其心徒然憂憊無益也然子夏  
亦只是說得喪明之事可見

論語卷第十一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谮膚受之懇不行焉可謂明也

已矣浸潤之谮膚受之懇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子張異時以聞為遠今日安知不以察為明故夫子  
以告遠之所以再言者蓋謂一兩番不行未足以見  
其明久久無隙可行是真不行矣此所謂遠也不行  
非是說了不行是不敢來說蓋人有此意不敢行已  
絕之於冥冥中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  
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  
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聖人只作兩件事說子貢却作三件事問聖人大意

以為足食足兵信行於中故曰民信之矣蓋聖人之制井地以足食邱賦以足兵外此一毫不敢過也如此則上下相信患難不相背負子貢之意大要以為急迫不得已處只得權宜濟事如前輩所謂諸道以兵興加賦為辭又權暫籍民為兵事則信似可去聖人以為決不可去者却不是迂濶乃是親切事機若使上下相信死生不相背便是兵不足亦無大害古人固有一旅中興者久如食不足亦怎奈何揜着一死却無後患遺禍若使上下不相食兵食雖足反為亂資是不能一朝居也何況守信之人正難食不足

亦未有必死之理觀莊王圍宋華元告急事有信而無亦未必死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轉猶犬羊之轉

棘子成之意未必不善但說不圓且如夫子之說禮不與其奢也寧儉亦有此意但不如棘子成之實也子平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謂下君子兩字誤予若只說人亦質而已矣固未甚害但不合實說君子却不得蓋既說君子則不當獨說質也若說文與質相似

是虎豹之將猶大羊之將其可乎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說者謂有若對哀公事與所問無交涉當年饑闕用之時乃泛論平世之法真是迂濶者不知此乃至親切之對也但哀公以年饑之故憂國有若以年饑之故先憂民爾夫憂民正是憂國也蓋先王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此乃救荒急切之政若凶歲不薄征民力無從出得流移或去為盜賊

賊古所謂饑饉喪亂者正如此當時國用於何取足却不知一時薄征民畧可以自安必不流移歲月之間禾麥既登則國用取足是豈非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說乎學者讀此不當認有若意錯以為論平世之法有若豈不知魯賦已重一旦其君有年饑饉之間而對以平世不切之談乎蓋曰目今如欲救饑且減作十一之賦可少延以待其後固未暇論平世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

亦祇以異其人舉詩只取其意不論其事誠不以富亦祇以  
異我行其野詩也聖人取以為辨惑之說亦取其意  
也蓋人之所以惑者是有所蔽也外間道理極分明  
中間溺於私情不能自克徒然擾擾真所謂惑也且  
如愛其人而欲之生明日惡之而又欲其死世豈有  
有是理好惡亂其外而內惑矣人之生死豈不在天  
與人君子而我欲制其短長之命是誠不可能也徒  
為紛紛祇益繆爾人能如此辨惑瞭然甚明則惑不  
待解而破矣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猶諺所謂羣鳥

噪人不死祇益可憎耳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  
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  
得而食諸

齊自莊公之亂又陳氏久專國政無君臣之分久矣  
景公之夫人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鬻之子荼  
嬖景公不立太子將卒使高國立荼寘羣公子于荼  
明年陳僖子立公子陽生而殺荼齊自此亂竟亡于  
陳氏是景公之時君臣父子之道皆失故聖人之對  
及此當是時齊之君臣無上下皆知陳氏之篡齊但

其事已成就視俛默咨嗟嘆息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景公與晏子坐子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言  
其陳氏乎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  
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景公晏子之  
對問與此一段相似此其心分明知陳氏將有齊國  
而無如之何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此意甚可哀也然  
則陳氏之事終不可弭乎易曰无其膏小貞吉大貞  
凶伊川曰當走其膏之時而欲大貞則凶如魯昭公  
高貴鄉公是也當是時景公晏子自顧其德不足以  
弭亂只得容忍無為速禍之計故膚中甚分明而外  
子面行不得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非有夫子墮三都  
之德是皆為魯昭公高貴鄉之事也昔景公欲用孔  
子以尼谿之田封之晏子沮之曰儒者滑稽而不可  
執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  
之禮揖遜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  
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嗚呼晏子知  
禮之可以已齊俗而不知夫子之可以行禮也使景  
公畧知用孔子則陳氏之亂不動聲色而齊可無事  
今晏子之言及此是亡齊非陳氏也晏子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折獄與聽訟不同何謂折獄蓋治獄之官輕重出入各有私見而獄不能決徐以一言定其可否莫敢不聽此之謂折獄非聽之謂也書所謂非佞折獄惟良折獄是也子路無宿諾是其平日未嘗欺人故一言而人莫不信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此一段不是為子路發所謂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者只是一事蓋聽而辨其曲直是服其言未服其心也必使之感悔自訟釋讐解怨不爭而未是

所謂無訟也此事關於其所學得失在己非由人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晉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苟如此理人人皆可以為忠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苟如此理人人皆可以為政大學曰心誠求之雖不患不遠矣人患不能自立其心耳何事不可為子張之失正在此蓋務外飾者必有驕惰之情久而必厭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乎解見雍也

今人多言見人做事須成就教他成亦是好事固是如此然亦須是分別善惡若是好事豈可不成就之若是不好事其意以善為之而不知其非義方銳意不顧豈可不百方勸諫寧使人有沮壞成名之名而不可使吾有負此心之責若小人則反是見不好事往往與己意合力勸成之若美事必未合其意沮格不行者多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此一段見聖人功用妙處陰有以轉季康子之心而使不忌季氏在魯無復君臣之禮魯之臣子其不正者孰有大於季氏蓋魯之巨盜也觀聖人子帥以正與苟子不欲兩語若委重於季康子之意然觀其意雖春秋之嚴不過是也昔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夫魯之亂正是君臣侵權犯分無復常職若使卿大夫各有司存則三桓退聽於家三軍不作八佾不舞泰山不旅田賦不用魯之君臣豈不大治今使康子一旦於惑於聖人之言反而求之吾身感悔震懼其功用當何如此聖人之旨意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善哉言乎令天下之人日夜趨於死亡姦民日蹈於陷穽何嘗真畏死乎民不畏死而欲以死懼之雖堯舜不能也季康子論政立意在殺以為若殺無道可以就有道却不知就有道則可以正無道若殺無道以就有道世無無是理也聖人不暇與之論是非直就康子身上教之子為政焉用殺之語婉而有直體雖使天下之惡

人聞之猶當革心易慮蓋康子方用魯權使其狼戾殺人亦魯國之巨害聖人一言可以使之感悔知過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季康子視三家與其父兄中差可語故聖人隨其資質多方勸誘之如論語所載季康子雨問政患盜問使民敬忠以勸問弟子好學左氏載用田賦事季康子使冉有訪諸仲尼孔子在衛季康子以幣召之聖人自衛反魯觀此則季康子亦畧知有聖人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

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  
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

達非明達之達乃是達于蒐狩達于道路之間與達  
所以異者達是自我推之間是他人知之爾質直而  
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三句只是一箇誠實事  
事自點檢不敢自侈大以欺人能如此看在何處皆  
有以先施之若聞不聞則在人固不可必也彼聞則  
不然直以智力取聲名令人所以不敢欺人者正是  
赧然有所不安於其中若公然以色取仁姪然行之

而不懼則亦何懼不足以欺名盜名哉慮以下人是  
一事言以身下人固難非賢者豈宜輕以身下之亦  
雖少入思慮可察言而觀色是自點檢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  
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  
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善哉問只能問得親切却不如泛然之間真有意改  
過遷善也先事得後只是事合當做且做向前去不  
必計較得失做來做去却自然會廣大禮人不答吾  
反敬見之人不賢吾當自省自點檢恐不及何暇問

他入之惡此可謂自修矣人之所甚愛者親也其次身也一朝之忿遂至不顧是其所為如醉如狂可不謂之大惑乎人若能於此處察之則凡所謂惑者亦可哀矣辨惑若此庶幾知天下之惑無他於此者他惑其有瘳乎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橫渠以為舉直錯諸枉兼答仁智說得甚深功恐經意未然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曾子曰君子以文為友以友輔仁

君子以文會友所謂粲然有文以相接是也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蓋不如是則幾於穢而不可久矣以友輔仁者凡為是威儀於外是所以輔養於內者也

石鼓論語答問卷中

通鑑論語名問卷



